

读书之道
dushuzhidao

阅读,爱读书之人才懂的快乐

最初,你是什么而读书呢?
大多数人最初读书的原因,大概不是为了中华崛起而读书,而是下周有个小测验。这种读法的好处,就是高效。快速吃透一本书,快速搞懂一个领域,快速解构一个学科。老实说,我现在学习的信心,有好大一部分还来自这种读书方式。还上学那会儿,再难啃的书,真的扑上去,十天半个月,总能干掉它。但高效归高效矣,这样的读书方式,就是有点像加班,很容易招来“阅读的累觉不爱症”。

读书第二个原因,大概是为了解开自己的困惑。人世浮沉的迷惑、人际关系的纠葛、人生旅途的迷惘,当我们急欲解脱,书就是一种流行的解药。只是,书能给你解决一个问题的時候,可能会给你带来十个新的问题。这是一个没有尽头的过程。读书的意义也就存在于这个无尽的寻解之中。

除了以上这两种,或许还有一种读书和学习的原因,翻开一本书,学一门课,是觉得它们能给我们带来“可能性”,也就是哲人说的,不作预设,而是任由这个世界的可能性将我们扩充。

就拿阅读偏好来说吧,本来,你可能只爱文学,然而在各种有关文学的“乱翻书”中,与文学比邻的各种“可能性”不断被碰撞点亮,你会发现自己的兴趣视野也日益扩张:文学中的心理学、文学中的历史眼光、文学中的艺术审美、文学中的哲学幽思……

只要不给自己设限,即便是最初只偏爱某一个或某几个阅读领域,在这趟充满“可能性”的历游中,你也终究会成为在不同学科体系里“跨界”畅游的“杂家”,享受尽可能多元的精神愉悦。

王艺华

阅读经典
yuedujingdian

我们身边到底有多少入侵物种?

■ 胡珉琦



《物种入侵》,冉浩著,中信出版集团
2023年4月出版

1 “破坏者”不止一种危害

在全世界范围内,经由人类携带、大宗货物交易、交通工具携带等途径,分布局限的物种被传播到世界各地,进入了新的自然环境。它们或者寄居一角,安于现状;或者反客为主,在新的环境中“胡作非为”。

红火蚁的原产地在南美,约1918年前后传入北美,1930年首次被采集到后,就被称为“残暴火蚁”。它的适应性非常强,能快速落地生根,形成自然种群,很难防治。

根据在美国扩散的历程推算,红火蚁每年向西推进大约200公里,如今有4000万美国人生活在它的人侵地,每年有数以

万计的人被叮咬,少数严重者会出现过敏性休克,甚至死亡。

几乎没有哪个入侵物种只带来一种麻烦。据统计,在美国南部地区,因红火蚁对电气与通信设备的危害造成的损失一年可达50亿美元以上。不仅如此,红火蚁在农业生产中也是重要的害虫。在生态系统中,它还能造成包括本土蚂蚁在内的物种丰富度严重下降。今天,红火蚁正在世界很多地方扩散,我国南方也已深受其害。

生物入侵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发生,但普通人几乎毫无察觉。

2 它们就在我们周围

公众会因为知道某个物种是入侵物种而感到恐慌吗?冉浩认为,多数情况下不会。

“我们经常会遇到它们,甚至我们身边就有很多顶级的人侵物种,比如餐盘里的罗非鱼、小龙虾,鱼缸里的水葫芦、巴西龟,花瓶里的富贵竹或幸福草。如果它们散逸到野外,都是一等一的外来入侵物种。”

事实上,多数外来入侵物种不会对个

人生活造成直接影响。哪怕是如红火蚁这样有可能造成直接伤害的物种,身处疫区的多数民众也不常被叮咬,而产生严重过敏反应的只是极少数人。“可相当多的人并不知道我们正与很多人侵物种共同生活。”

冉浩最关注也最熟悉的类群是蚂蚁,他曾在很多城市的街道上观察过蚂蚁。“那里的蚂蚁非常多,但它们几乎都是外来入

3 小火蚁的“吹哨人”

值得一提的是,2022年初,就在冉浩修改书稿的过程中,他接到了线索,疑似在广东汕头地区发现了著名的人侵物种——小火蚁。

小火蚁和红火蚁一样,以其毒液闻名。它不仅能带来过敏反应,若蜇刺到人畜的眼睛还可能致盲。此外,它还捕食昆虫、危害农作物,甚至导致农田彻底废弃,是极具破坏性的人侵物种。

于是,冉浩立即行动,与华南农业大学

教授许益铮合作,快速采集到样本,并对其进行形态学和分子生物学鉴定。

在确认了小火蚁的身份后,他们决定做一回“吹哨人”,通过华南农业大学红火蚁研究中心向当地政府部门上报相关情况,以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

冉浩坦言,迄今为止,在被人侵后,罕有国家或地区能彻底消除小火蚁,因为它们太小了,很难与普通蚂蚁区分开,并且可以在各种生境下筑巢。

入侵物种,比如黑头酸臭蚁、长角立毛蚁等,本土蚂蚁很难找到,甚至连外来蚂蚁都可能已经换了好几茬儿了。可行色匆匆的人们对此视若无睹。”

“谁会乎那些满地爬的小虫子呢?没人知道这些蚂蚁是外来入侵物种,更不用说去思考它们给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了。”冉浩说。

但无论如何,想要消灭小火蚁的关键之一就在于迅速对其进行准确识别,并将它们和本土蚂蚁区分开,这有赖于及时公开披露信息。同年4月,冉浩和几位专家在《农业科学学报》(英文版)正式发表了论文,这是中国大陆的首次野生种群小火蚁记录。

就像写作《物种入侵》一书的初衷一样,冉浩认为有必要告诉公众有许许多多来自异国他乡的生物,它们就在我们周围,先了解,进而才能采取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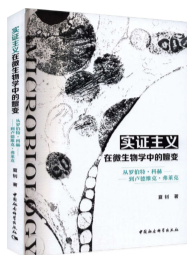
暖寒冬,也为我们解馋。母亲用它配以蜂蜜,调制枣膏,助眠安神,泡水冲服,让我们“甜甜”渴望的小嘴巴。直至第二年盛夏的糯米粽子和新泰枣糕,都少不了大枣的身影。软糯香甜令人陶醉,一直藏在我的心里……

爷爷奶奶相继故去,正是秋凉。盘火灶支支不得已,锯掉了枣树密集的枝丫。累累绿实随着枝叶充当了烧火的木材,我们小孩子们摘下青绿的嫩枣,咀嚼在嘴里,一股子青涩麻木,略有一种软木头的味道。我们竟然都争抢着吃掉了!食物匮乏的年月,青果也是难得的美味。

若干年后,父亲工作调动,我们举家搬迁,告别了老屋,远离了枣树。人去屋空,忠诚的枣花依旧,年年知为谁生。每年深秋,我们会倾巢出动重返小院打枣过冬。渐渐地,村子里的人陆续搬进了县城,县里的人搬进了省会。村庄不再,田园荒芜,小院彻底废弃了。老屋年久失修,几近坍塌。农村改造,老屋被拆。那也是一个芒种节,我们眼睁睁看着满是花骨朵的粗硕枣树被电锯放倒,心痛的感觉遍袭周身,母亲失声痛哭。枣树上的刻痕依旧,真实地载录着记忆中的童年。小方桌边沿的牙印,清晰如昨。往事历历,梦回童年……

从此,我没了故乡,多了乡愁。花开花落,青丝白发,我只想等待某个季节,遇见枣树,看你满树花开,满地落英,黄叶落尽,满树秋实。今天偶遇了瘦弱的你,新叶无花,如同邂逅了一位相去多年的老友。无论去留,尽情享受笑着流泪的苦乐年华。耳畔响起《芒种》苍凉的旋律:一想到你,我就空恨别梦久,烧去纸灰埋烟柳……

格致书架
gezishujia



《实证主义在微生物学中的嬗变:从罗伯特·科赫到卢德维克·弗莱克》,夏创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本书尝试从微生物学史出发,探究实证主义在科学中到底是如何发展的。古时人们对一些涉及微生物的疾病现象采用了神秘主义的解释。19世纪末期微生物学领域发生了一场细菌革命,作为这场革命的核心人物科赫通过在实验室中的观察、实验,构建了一套细菌学研究的实证方法“科赫原则”,这一方法成为细菌学研究的典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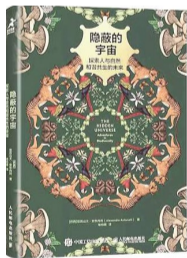
《那些动物教我的事:一位自然观察者的博物学札记》,张瑜著,商务印书馆2023年5月出版

这是资深自然观察者张瑜以长达30年的积累书就的博物学札记。作者采用轻松、幽默的笔触,以自己从小到大和四种动物——鸭子、松鼠、螳螂、刺猬相识相知、相处的故事为线索,通过摄影和文字刻画一个个真实生动的场景,回顾了自一路走过来是如何与这些动物结缘并从中获得成长的。



《病隙碎笔》,史铁生著,湖南文艺出版社2021年11月出版

本书是史铁生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是一部充满了深刻生命体验的人生笔记。这部作品是他从身患尿毒症、接受透析开始,以四年时间写成,是“在深刻的困境中,对神性和人生终极意义所做的一次艰苦卓绝而又辉煌壮丽的追问与眺望”。



《隐藏的宇宙: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未来》,巴西]亚历山大·安东内利著,喻柏雅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23年5月出版

保护生物多样性不仅有助于阻止物种的灾难性丧失,还将惠及我们所有人。因此,我们必须共同努力,来避免迫在眉睫的灾难和即将造成的损失。英国皇家植物园邱园科学部主任带你走进宇宙的秘密,读懂万物的隐喻。一个物种可以改变一个国家的命运,一个基因可以改变一个民族的未来。所幸,我们仍有机会阻止情况变得更糟。正如约翰·缪尔所言:“群山在召唤,我必须出发。”



《渡1:抑郁治愈笔记》,张进著,中国工人出版社2022年6月出版

这是一本带领抑郁症患者走出阴霾的精神指南。抑郁症已经成为威胁我国国民健康的第二大病。实际上,中国人对这个疾病的认识还处在初级阶段,很多人不能正视抑郁症。自己不承认,外人不理解。本书作者从自己的感受和经历出发,既有理论知识,又结合大量事例,深入浅出,对抑郁症相关问题作了解答。

文苑漫步
wenyuanmanbu

芒种·枣树·乡愁

■ 汤云霞

麻的竟能遮风挡雨。小时候,我们就在它的大伞下写作业、看花书、弹方格、跳皮筋、滚铁环、将蛋珠……无忧无虑,欢度时光。一日三餐,妈妈把暗红色的简易枣木小方桌搬到树下,稀粥、鱼汤、嫩玉米、煮土豆、黄面干粮、洋葱或白萝卜腌制的老咸菜喂饱了我的童年。

每每饭时,母亲把粥饭一勺勺舀到碗里,放到窗户台上晾凉。我们姐弟迫不及待地用筷子敲击桌沿,大声嚷嚷,还用牙齿狠狠地桌沿边咬下一个个齿痕。每到这时,母亲便端粥上桌,生怕我们伤了牙龈。一边笑着叮嘱,不要烫了小嘴巴。

夏天,嫩绿的新芽渐渐舒展,愈来愈深。随着新叶的生长,枣树换上了一件绿蓑衣。芒种前后,枣树枝叶间,状如米粒的花骨朵繁复如星。鹅黄嫩绿,星星点点,无声无息地掩映在绿叶之下。大约三五天后,米粒争先恐后竞相开放。仿佛一夜之间,宛若原子弹爆炸般,绽开丛簇簇金黄色的碎花爆满枝头,浓郁茂密,生机勃勃。老枣树像绣了无数朵米黄色小花,缀满枝叶间。每朵枣花有五个光洁的小小花瓣,像一颗颗五角星星。密密麻麻金黄色的小花成串成排地挂满枝条,微微透出甜甜地、酥酥的、醉人的醇香。微风吹过,甜香的枣花香气弥漫开来,招引蜜蜂前来嗡嗡嗡嗡,采蜜忙碌,酿制红润油亮的枣花蜜。整个院子,被花团锦簇的金黄装点成的

花伞笼罩,浓荫蔽日,煞是清凉。

小暑时节,又仿佛是一夜之间,枣树繁盛的金色碎花在夜雨中洒落一地,落落成冢香泥软。整个院子铺上一层细碎的金黄,缤纷满地细碎的相思。想起苏轼的浣溪沙:“簌簌衣落枣花,村南村北响鹳声,牛衣古柳卖黄瓜。”

枣花落尽,碧绿的小枣便开始孕育,并一天天长大。中秋前后,饱胀滚圆的青枣渐渐变红,浑圆饱胀地挂满枝头。邻家的孩子调皮地从房顶上爬过来偷摘枣儿,塞满口袋。母亲看到后,便会呼他“小心点,熟透了会给你们送的。”叶片却渐渐被秋风调伤,由绿变黄,渐渐飘落。一片片黄叶在秋风中无奈地告别树梢,翻阵飘零,留下一片伤感的疼痛。寒露过后,开镰割禾。经风细雨的累累红枣在经历秋霜的打击,变得更加通红光亮,压弯枝头。父亲一竿子悠过去,红枣噼里啪啦落满小院。我们各自拿起小簸箩,洗脸盆,蹲在地上颗粒归仓,再晾晒在阳光斑驳的小院中。那是大半年沉甸甸的收获啊,满载着甜蜜进入冬天。

从此,晚餐的稀粥里有了大枣的蜜甜,煮馒头花糕或杂粮发糕里有了大枣的点缀,油糕月饼里有了枣泥馅的细腻。腊八粥里,大枣更是不可或缺的佐料。飘雪的日子,母亲在火红的炉盘上摆放大枣,烤得焦甜,丝丝甜蜜弥散小屋。父亲把它泡酒,做成酒枣,温